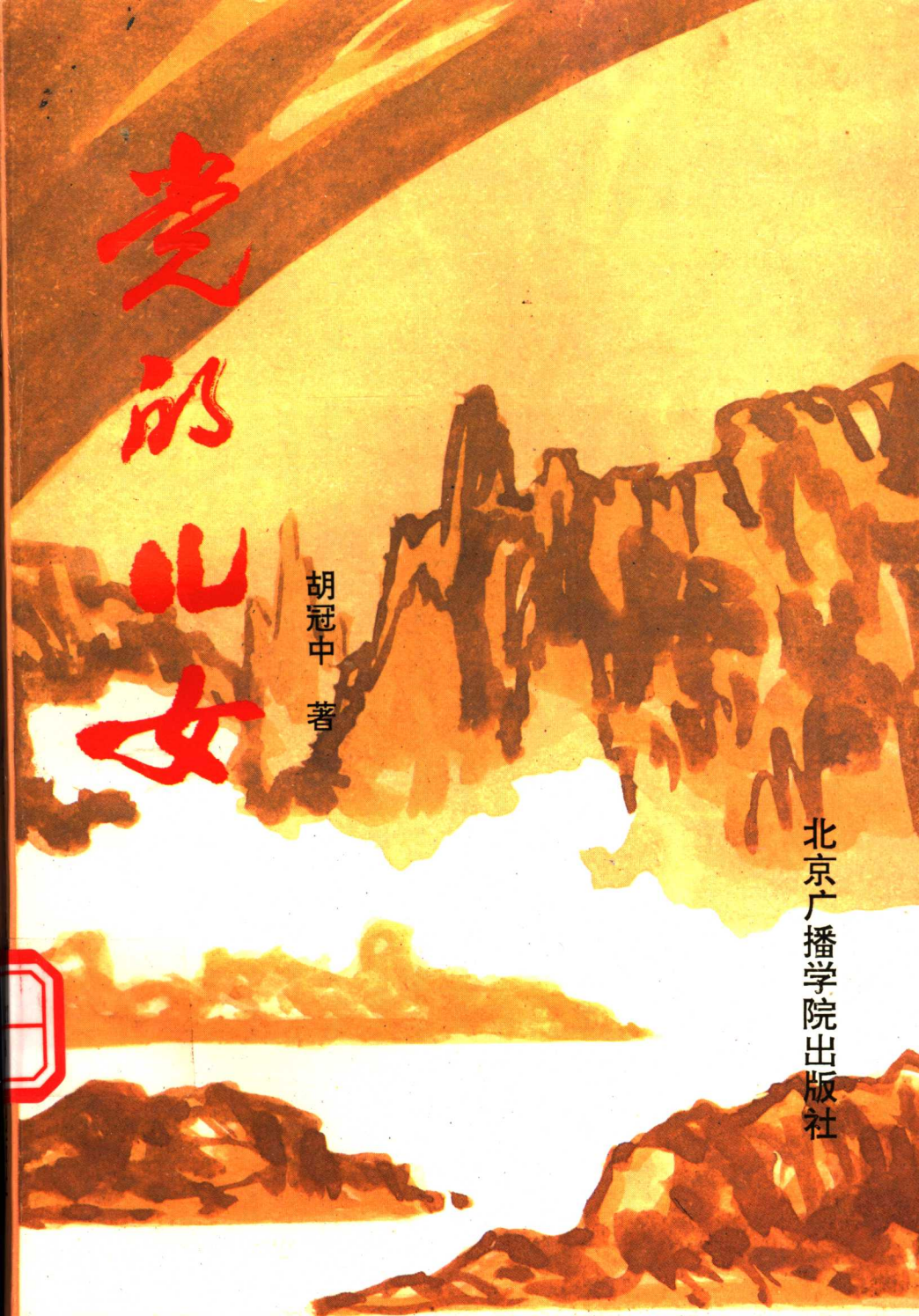




党的儿女

胡冠中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党的儿女

胡冠中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党的儿女

胡冠中 著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郊定福庄一号)

福州鼓楼印刷精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大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62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定价: 9.90

ISBN7-81004-437/Z·19



作者简历

胡冠中(又名胡以按、古明、林间)同志是福建省永定县人,1923年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曾任地下交通员、中共闽粤赣中心县委无线电台支部书记(兼报务员),直接同延安的党中央通报联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新闻和史志工作,曾任厦门日报社党组成员、编委会委员和政文部主编、厦门广播事业管理局党组成员和副局长、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兼厦门市方志办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1989年评为副编审,现被聘为中共厦门市委党史顾问。曾出版《星星集》一书。

自序

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时期，如果听到有人对你以“同志”相称，那就意味着他是革命阵营里面的人，是“自己人”，就会分外亲热。在当时，我们都把“同志”看作是最尊贵、最温馨、最亲切的称呼。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是同甘苦，共患难，唇齿相依，生死与共，情同骨肉。这种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战友情，最真挚，最高尚，长相忆。

在漫长、曲折而艰险的革命道路上，我那风雨同舟的战友们，有的不幸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受尽折磨而死；有的在刑场上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有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壮烈牺牲。

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战友们，都是革命征途上的铺路石，新中国的奠基人。闪闪发光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是无数革命先烈，包括我那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们用鲜血写成的。他们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曾经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敌人的枪林弹雨或血腥统治下走过来的，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们在推翻“三座大山”创建共和国之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如既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直为党工作到心脏停止跳动。他们同样是走在革命历史前头的伟大战士。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引以为荣和自豪。不论时间过了多久，几年，几十年，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形象，都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脑

海。

我早就打算为他们逐个立传，哪怕是写一些片断也好。不写心不安！

另外，从1982年起我在主持厦门党史办工作的三年间，从党史资料和访问活动中，认识了一批过去未曾见面的革命同志。他们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同样令人敬佩，也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尽可能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乃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同志，都是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不但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聪明才智，而且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把近年来陆续写的有关文章收集起来，编辑成书，既是为了纪念和讴歌他们，也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一些材料。

与此同时，书中还有两类附稿：一为“战地黄花”，一为“原上草”，是从作者的作品中选辑而成的。

因为本书所写的主要是党的儿女，书名便定为《党的儿女》。

《党的儿女》一书在我的有生之年得以出版，既是我的心愿，也是我对已牺牲或谢世的战友们尽了最后责任。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如此而已！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同志的鼓励、关心和支持，有的提供材料，有的提供出版经费，有的帮助联系出版，我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亲爱的战友们，安息吧！你们的革命精神将与祖国山水共存，你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是矗立在祖国大地上的丰碑！

目 录

(一) 闽粤赣边战友

喋血染花红

——党的忠诚战友胡甫开办学记…………… (3)

革命引路人

——忆钟骞烈士在侨中…………… (16)

临危受命战春寒

——忆邱秉经同志…………… (28)

点燃蜡炬照天明

——忆余天选同志…………… (39)

一朵待放的蓓蕾

——忆邓连发烈士…………… (45)

带着“修养”去战斗

——忆杜南川烈士…………… (51)

浩然正气贯苍穹

——忆与胡伟同志三次会面…………… (54)

国际主义战士李碧山…………… (59)

甘为革命献青春

——忆何献群烈士…………… (93)

“老家”群众的贴心人	
——忆张全福烈士·····	(100)
可敬的游击队长	
——忆王长胜烈士·····	(112)
血洒闽山粤水边	
——记程严烈士·····	(117)
可贵的革命精神	
——忆魏成水同志·····	(128)
交了满分答卷的人	
——忆王振先同志·····	(131)
扎扎实实干革命	
——忆黎广可同志·····	(134)
信得过的保卫员	
——忆邹子昭同志·····	(138)
岭东巾幗佼佼者	
——忆温碧珍同志·····	(141)
我们的红“保长”	
——忆张其耀同志·····	(145)
一言一行都闪光	
——忆郭玉意同志·····	(150)
遥望长空哭陈铁·····	(154)
穿行于险滩暗礁之中	
——魏金水同志的几则故事·····	(158)
噩耗传来忆故人·····	(168)

(二) 厦门地区部分英烈

福建革命旗手

——记 20 年代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 (173)

鞠躬尽瘁献青春

——记 30 年代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 (177)

鼓浪英烈第一人

——谢仲怀烈士牺牲 65 周年祭 (184)

闪闪发光的明珠

——记 30 年代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 (195)

四烈士祭 (202)

激流勇进挽狂澜

——记尹林平同志在“二战”时期转战厦漳泉 (208)

平凡中的不平凡

——胡炽基在青年时代 (218)

翠柏长青

——记优秀共产党员刘惜芬烈士 (223)

绿衣战士陈启浩 (234)

附录一《战地黄花》

英雄阵地会英雄 (243)

高飞吧，海岛雄鹰 (248)

喜唱东海有长城

——英雄三岛战地见闻 (252)

最高尚的人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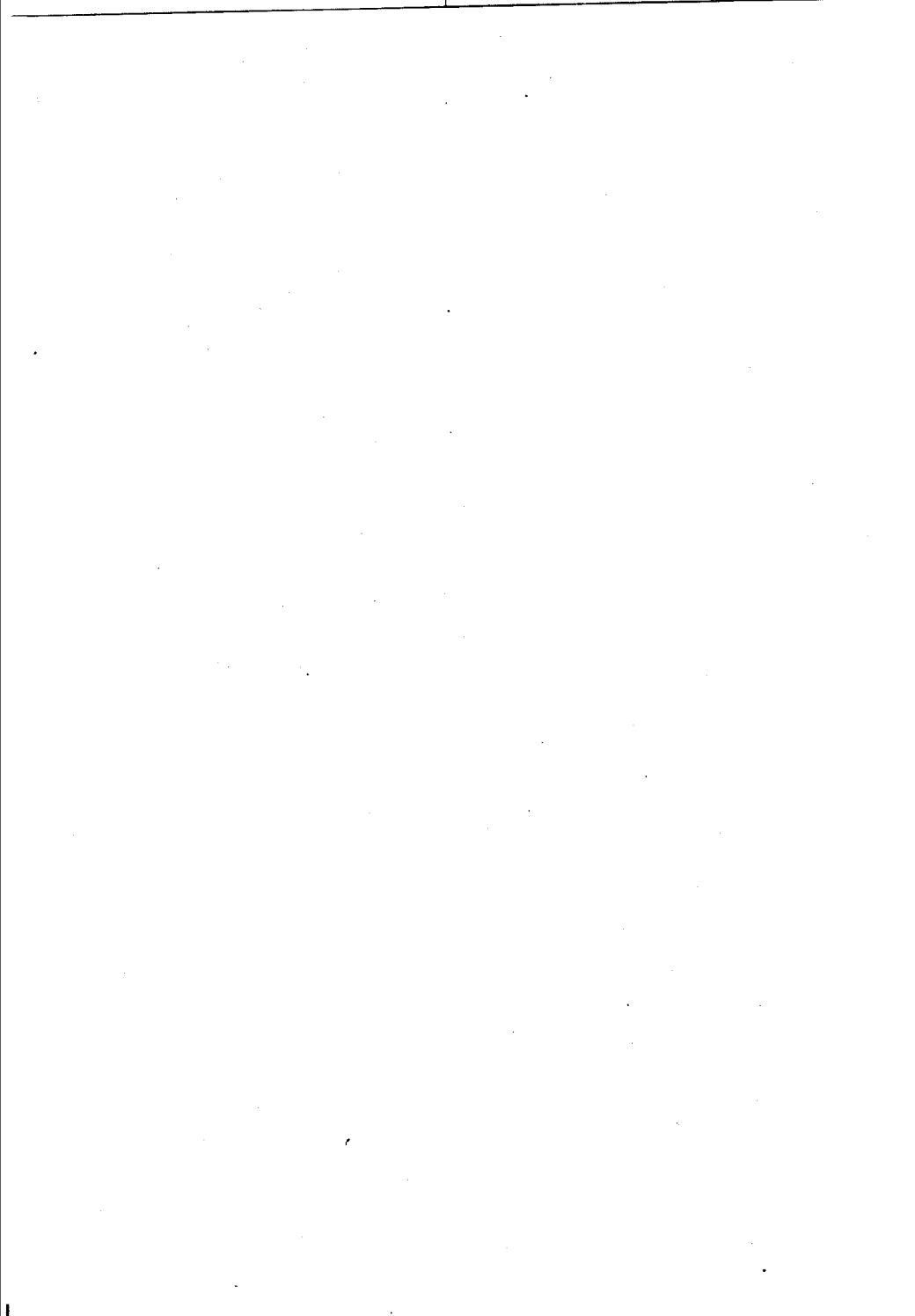
战斗中的厦门大学 (266)

刘妈妈在厦门前线·····	(269)
是战士也是诗人·····	(272)
小嶝——军民团结岛·····	(275)
浯屿岛上娘子军·····	(278)

附录二《原上草》

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	(283)
决战于黎明前	
——厦门解放前夕地下斗争纪实·····	(291)
晨曦曲·····	(301)
登天子岫（外二章）·····	(307)
走访云岭与盐城·····	(312)
一支手杖·····	(321)
写好自己历史的最后篇章·····	(325)
重上云顶岩（诗）·····	(328)
夕阳西照也辉煌	
——献给老年朋友的诗·····	(329)

(一) 闽粤赣边战友



喋血染花红

——党的忠诚战友胡甫开办学记

在永定中川虎形山下，有一座名为“传经堂”的房子，原是中川民团团部。1936年秋，荒废了几年的传经堂，挂上了“中川民众学校”的木牌子，发出了琅琅读书声，六七十位少年儿童，分别在四个教室上课。课程表上写着语文、算术、常识、体育、音乐、图画，完全不同于私塾的课程。

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川，历来也是重视教育的，曾经有人捐资建造了显荣书室和双湖书室，是为童生应付科举考试而开办的。每年参加县试或应汀州府试（考秀才）的考生，可以在那里得到辅导。大约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办私塾。一般是从“三字经”、“千字文”学起，由浅入深，以后又开设《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尺牍句解》、《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在中川汤子阁办了一所名为“犹兴学校”的新学，开设国文、英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音乐、体育、劳工等课程。那些老师都有一些民主思想，经常对学生灌输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后来犹兴学校停办了，各房派继续办私塾。中川的教育事业，始终以私塾为主。

时代在滚滚向前。到了1936年暑期，有一位原在厦门读书的胡甫开回到中川。此君颇有特点，已经22岁了，还像十一二岁的少年那么矮小；才是22岁的人，头上却长出一大把白发。因为他

的小名叫阿宗，所以就有人叫他“白毛宗”或是“矮古宗”。就是他，在厦门双十中学读书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全校作文比赛，他第一；全校学生会选举，他被选为主席。他还在校外创办了“南花俱乐部”，开展许多有益活动，把许多同学团结在他的周围。

一个 22 岁的青年从厦门回来，本来也无需大惊小怪，偏偏他又出人意外，提出要办一个新学校，传播新文化，适应时代潮流。这样一来，沉寂的山村，顿时热闹起来，在村中心和好坊的鸦片馆里，在桥栏头，到处议论纷纷，发出一片非难的噪声。有的瞧不起他，说他小小年纪能办什么学校；有一些反动家伙甚至放出空气：“莫不是要办当年（指 1925~1928 年）下洋公学那样的学校，又想再搞暴动！”当然也有一些他童年的朋友，出来赞成支持他办新学，鼓励他把胸膛挺起来。

要办一个学校也确实不容易。22 岁的胡甫开，刚从学校走向社会，一切生活费用还得依靠家里，自己是没有钱来办学的。要办学得有一个校舍，要有一批教师，要有必要的设备。另外，究竟能招收到多少学生，还是胸中无数。

勇敢的海鸥，敢于在狂风暴雨中搏击、飞翔。胡甫开啊，你还年青，你的翅膀还不硬，你能顶得住那些流言蜚语吗？你能抵御各种困难的困扰与袭击吗？你有勇气去冲锋陷阵夺取胜利吗？

历史作出了回答。胡甫开以大无畏的精神，迎着困难上，披荆斩棘向前进。他既年青有朝气，办事又十分稳健。他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去解决办学中的一连串问题。

胡甫开来到传经堂，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一边走一边琢磨，认为稍加修缮，就完全可以充当临时校舍。于是，他雇来泥水工，该修补的修补，又把墙壁粉刷一新。

紧接着，胡甫开去拜访青年木工胡有能，请他赶制课桌椅；请童年朋友胡广琪、胡霜飘当教师。这些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出乎胡甫开的意料，招生成为了最为棘手的问题。招生广告贴出去了，来报名的学生还是寥寥无几。这是什么缘故？经过多方面了解，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不稀罕交学费，宁愿送孩子去念私塾。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顶半个劳动力，或帮助家务，或要带弟妹，无法上学读书。

胡甫开是受过教育的人，他最喜欢鲁迅的著作。在他排得满满的书橱里，鲁迅的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他最崇拜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凡是他想办的事情，不论是多大困难，都只有前进而不后退。于是，他走家串户，动员那些该上学的孩子上学。有人问胡甫开：“自古以来是学生拜师求学，你却东奔西走去请学生读书，究竟图个什么？”

“图个什么？”

胡甫开边走边咀嚼这四个字。他一时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要说不图点什么是不真实的，他就想通过办学，通过传播新文化，使中川的孩子们都能跟上潮流，或许也能借此推动全村创办新学。他这种想法，一般老百姓还理解不了，也不必多加解释。他所能回答的只有一句话：“让全村的孩子都读书！”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宣传动员，胡甫开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就出现了文章开头写的那种状况。

中川民众学校的创办，犹如旭日东升，越来越辉煌。

1937年7月上旬，卢沟桥抗战点燃起来的抗日战争烽火，在全国熊熊燃烧。

清晨，厦门市水仙码头的海面上，停泊着数十艘小客轮，有的正准备启航，汽笛声闹成一片。一群银灰色的海鸥，时而顺着海浪浮游，时而而在海空自由翱翔。

有五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各自提了一个小皮箱，登上了驶往汕头的客轮。当客轮从水仙码头徐徐开出厦门港的时候，这五位青年站在船舱顶上，任凭海风吹拂他们的头发，脸上焕发出自豪的容光。今天，他们要告别厦门，到他们向往已久的闽西去，为

实践他们的理想去战斗。

这五位青年都是厦门双十中学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是胡甫开。他特地回厦门来聘请老师，以加强中川民众学校的师资力量。

胡甫开和他和青年伙伴，乘风破浪，从厦门来到汕头。只在汕头住了一夜，第二天又乘小客轮，沿着韩江直上大埔。随后，他们又步行走到中川。

从大埔（即现在的茶阳）至中川，有40华里，一条石子铺砌的道路，把闽粤两省串通起来。胡甫开等人虽然年青，但从未走过这样的路，又要提行李，只得走一程歇一程，比常人差不多慢了一半。

胡甫开从厦门请来的四位同学，一位叫陈子隼，个子比较高，戴近视眼镜，是准备教语文的；一位叫容民铎，跛脚，准备教音乐和自然课；一位叫吴瑞云，个子比较矮小，但比之胡甫开还是高大一些，准备教历史、地理；还有一位叫曾昭兰，是中川附近太平寨人，由他包教一年级。他们各有特长，凑起来办一个小学，实力算是很雄厚了。

从1937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中川民众学校改名为中川小学，并且开始增办五年级。传经堂不够用，就再借隔邻的“得气先”（楼名）来做教室。

因为教师是从厦门请来的，中川人喜欢称呼他们为“厦门老师”。“厦门老师”比之原来的老师确是强一些。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作风，赢得了学生家长的赞赏，吸引了在私塾的学童。渐渐地，全村原办的私塾土崩瓦解了。

原来比较沉寂的山村，现在显得十分活跃。老师给学生讲抗战消息，学生回到家里就当“宣传员”。村子里的许多墙壁上，写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战到底”等抗战标语。由容民铎老师教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经常在村子上空回荡。每逢圩日，学校的老师还带领学生，到下洋圩场进行街头宣传，向来赴圩的群众演说，唱抗战歌曲，散发抗日

救亡传单。经过胡甫开的积极推动，下金抗敌后援会成立起来了。

最使胡甫开心情激动难忘的，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闽西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后，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人，对他亲切的接见和教诲。谭老、邓老曾多次到达中川会见胡甫开，胡甫开和容民铎等老师，也曾应邀至月流（村名）拜访第二支队司令部。邓老在中川“得气先”举办下金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时，胡甫开也被吸收去学习。他从这些革命前辈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

胡甫开办学一年多来，还有不少困难的经历和痛苦的回忆。多少次，学校没有经费，老师要断炊，他只好求乞于母亲，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应急。有一次，在厦门经商的叔父给家里寄来一笔生活费，他不告诉家里，从邮局领出来作为学校经费。为了应急，他也把堂姐准备建房子的钱借来用了。

193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胡甫开习惯地躺在竹制躺椅上乘凉时，本学期才聘来的胡鸿洲老师，出其不意来到他面前。

胡鸿洲是中川附近的科名里人，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华侨子弟。从厦门来的老师陆续离去以后，胡甫开聘请他到中川小学任教。这天晚上，他受中共永和埔县委的委托，特地来拜访胡甫开。

随后，胡鸿洲在胡甫开的寝室里，进行了一次不平凡的交谈。

“甫开同志！”胡鸿洲郑重地说：“我受中共永和埔县委的委托来拜访你！党组织对你如此热心办学很敬佩，党组织信任你，把你当同志，愿意同你合作，共同把中川小学办好！”

“同志”和“党”这些字眼，胡甫开并不陌生。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革命前辈曾这样称呼他，也是以党的名义对他说：“上前线杀敌是革命，留在后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也是革命。”胡甫开就是遵照党的指示才留下来的。但是，自从二支队于3月1日北上抗日后，他就好像离开了母亲的孤儿。他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